

夏倍上校

傅雷译讽刺小说集

[法] 巴尔扎克 / 著

傅雷 / 译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巨额的上校一动也不动地呆了好一会儿，没有问题，他所遭遇的千百个和他抱同样信心的人，都在这道某人的荣誉，追求他的家，丢不开口。大概因为受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心情支配，想是在任何人心目中都有极苦的：地身家的苦功，求名的人的恐惧，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的发展，凡是一个用事实用思想文化身分，万人面前自己伟大，虽然由于那一点心理作用，在上校心目中，所谓自我倒置次要地位，正如在睡者美，得胜的勇敢和敏捷，比任何的目的更宝贵，这本人是半辈子，见着了一切社会盛衰，前后有年之久，一朝断到具代理人，的当然认为奇事。多少年来就多少人的多少方式拒绝的扶金律，居然在一个社会代理全中遇到，和传有人本重十五年的热，一簇热停止，竟以为影身另一种，上校的形象就是这样，世界上有此幸福，就是只不会公开显示，真真的时候，同真像那，一般公物，你的心因此的冷虫般的痛苦，竟到了，没用过正表现，肤浅的人，会记得他，可以，但尔地有北例，无休公的的步摩主。

夏倍上校

夏倍上校

傅雷译讽刺小说集

[法] 巴尔扎克 / 著 傅雷 /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夏倍上校：傅雷译讽刺小说集 / （法）巴尔扎克著；傅雷译著. —
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6.12

ISBN 978-7-5034-8750-7

I.①夏… II.①巴…②傅… III.①小说集—法国—近代
IV.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305647号

责任编辑：梁玉梅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—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（发行部）

传 真：010—66192703

印 装：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印 张：16.75

字 数：246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4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：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8.00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录

夏倍上校……………001

- 一 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……………003
- 二 谈判……………025
- 三 养老院……………055

奥诺丽纳……………061

- 一 法国人怎样地不喜欢旅行……………063
- 二 一幅兼有意大利与法国风味的画……………065
- 三 一个总领事的谜……………068
- 四 伯爵夫人……………070
- 五 社会的解剖……………072
- 六 神甫的主意……………073

- 七 一个青年人的画像……075
- 八 一所老屋子……077
- 九 一幅肖像……079
- 一〇 年轻的老人……081
- 一一 无人知道的内心的斗争……083
- 一二 坚固的友谊……087
- 一三 幕启以前的讯号……089
- 一四 枢密会议中的一场辩论……091
- 一五 泄露秘密……094
- 一六 一位国务部长的自白……096
- 一七 门当户对而又情投意合的亲事……097
- 一八 一股可怕而正当的痴情……099
- 一九 一个异想天开的丈夫……102

- 二〇 尝试失败了………105
- 二一 一个古怪的提议………107
- 二二 开始行动………110
- 二三 一幅速写………113
- 二四 第一次会面是怎么结束的………115
- 二五 奥诺丽纳的樊笼………118
- 二六 论女性的工作………119
- 二七 奥诺丽纳的一段自白………122
- 二八 一语伤人………125
- 二九 挑战………128
- 三〇 揭晓………131
- 三一 一封信………136
- 三二 青年人的感想与已婚的人的感想………141

- 三三 教会的告诫………143
- 三四 复信………145
- 三五 可怜的莫利斯………148
- 三六 徒有其名的团圆………150
- 三七 奥诺丽纳最后的叹息………154
- 三八 两个结局………157
- 三九 一个问题………159
- 四〇 最后一句话………160

亚尔培·萨伐龙………163

夏倍上校

一 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

“哎唷！咱们的老卡列克^①又来了！”

这样大惊小怪嚷着的是一个职员，在一般事务所中被称为跳沟的^②。他把身子靠着窗口，狼吞虎咽地啃着一块面包，挖出些瓤搓成一个丸子，有心开玩笑，从撑开了一半的窗里摔出去，摔得那么准，面包丸不但打中了一个陌生人的帽子，还跳起来，跳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。陌生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。天井的所在地是维维安纳街上诉讼代理人^③但尔维先生住的屋子。

首席帮办正在那里核一笔账，停来说道：“喂，西蒙宁，别跟人捣乱，要不然我把你赶出去了。不管当事人怎么穷，到底也是个人！”

凡是当跳沟的，通常都和西蒙宁那样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，在事务所里特别受首席帮办管辖。除了上书记官那儿送公文，向法院递状子以外，还

① 卡列克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叶流行的一种大髻，相传为英人约翰·卡列克所创；上半身披肩部分长至手腕，共有两三叠之多。

② 19世纪时巴黎街道尚极污秽，道旁阴沟污水淤积，行人常有失足之事；故吾人俗称为跑腿的，当时巴黎人称为跳沟的。

③ 法国司法制度，律师只负责庭上辩护；凡拟写状子，准备一切诉讼手续及代表当事人出庭等均由诉讼代理人负责。代理人的资格须经司法当局核准，且全国诉讼代理人的总数有一定限额。

得替首席帮办当差，带送情书什么的。他的习气跟巴黎的顽童一样，将来又是靠打官司这一行吃饭的：

永远不哀怜人，一味地撒野，不守规矩，常常编些小调，喜欢挖苦人，又贪心，又懒惰。可是这一类的小职员大半都有一个住在六层楼上的老母，一家两口就靠他每月挣的三四十法郎度日。“他要是个人，干吗你们叫他做老卡列克呢？”西蒙宁的神气活像一个小学生抓住老师的错儿。

说完他又吃着面包跟乳饼，把半边肩头靠在窗框上；因为他像街车上的马似的站着歇息，提着一条腿，把靴尖抵着另一条腿。

叫作高特夏的第三帮办正在随念随写，拟一份状子的底稿，由第四帮办写着正本，两个新来的内地人写着副本。这时高特夏恰好在状子里发挥议论，忽然停下来轻轻地说道：“这怪物，咱们怎么样要他一下才好呢？”

然后又把他的腹稿念下去：

“……但以路易十八陛下之仁德睿智……（喂，写正本的台洛希学士，十八俩字不能用阿拉伯字！）……自重掌大政以后，即深知……（深知什么呢，这大滑头？）……深知天帝所赋予之使命！……（加惊叹号，后面加六点。法院里还有相当的宗教信仰，大概天帝二字还看得下去吧），故圣虑所及，欲对于为祸惨烈的大革命时期之牺牲者首先予以补偿，——此点鉴于颁布诏书之日期即可证明，将不少忠实臣下（不少两字一定使法院里的人看了得意的）被充公而未曾标卖之产业，不论其是否归入公产，抑归入王上之普通产业或特殊产业，或拨归公共机关，一律发还；吾人不揣冒昧，敢断言此乃颁布于一八××年之圣谕之真意所在……”

念到这里，高特夏对三个职员说：“等会儿，这要命的句子把我的纸填满了。”他用舌头舐了舐纸角预备把厚厚的公文纸翻过来。“喂，你们要开玩笑的话，只消告诉他，说咱们的东家要半夜里二三点钟才接见当事人，看这老坏蛋来不来。”

然后高特夏把那没结束的句子念下去：“颁布于一八……（你们赶上没有？）”

“赶上了。”三个书记一齐回答。

谈话，起稿，捉弄人的计划，都在那里同时进行。

“颁布于一八……（喂，蒲加老头，诏书是哪年颁布的？那可含糊不得。真要命！纸张倒耗费不少了。）”

首席帮办蒲加还没回答，一个书记接应了一句：“真要命！”

高特夏带着又严厉又挖苦的神气瞧着新来的抄写员，嚷道：“怎么！你把真要命这几个字也写上了吗？”

第四帮办台洛希把抄写员的副本瞅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一点不错；他写的是：那可含糊不得。真要命！……”

所有的职员听了都哈哈大笑。

西蒙宁嚷道：“怎么，于莱先生，你把真要命当作法律名词吗？亏你还说是莫太涅地方出身！”

“快点儿抹掉！”首席帮办说，“给核算讼费的推事看了，不要说我们荒谬绝伦吗？你要给东家惹是招非了。于莱先生，以后别这样乱搞！一个诺曼地人写状子不应该糊里糊涂^①！这是吃法律饭的第一件要紧事儿。”

高特夏还在问：“颁布于……颁布于……（蒲加，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年呀？）”

“一八一四年六月。”首席帮办回答的时候照旧做着他的工作。

事务所的门上有人敲了一下，把冗长累赘的状子里的文句打断了。五个胃口极好、目光炯炯、眼神含讥带讽、小脑袋、髻头发的职员，像唱圣诗一般同时叫了声：“进来！”便一齐抬起头来。蒲加把头埋在公文堆里（法院的俗语叫作废纸），继续写他的账单。

那事务所是一个大房间，装着一般的事务所通用的那种炉子。管子从斜里穿过房间，通到一个底下给堵死了的壁炉烟囱。壁炉架的大理石面上，可

① 诺曼地一带（包括莫太涅在内）素来是出讼师的地方，故诺曼地人不谙公文书式，特别显得荒谬。

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面包、三角形的勃里乳饼、新鲜的猪排、玻璃杯、酒瓶和首席帮办喝巧克力用的杯子。这些食物的腥味、烧得太热的炉子的秽气和办公室与纸张文件特有的霉味混合之下，便是有只狐狸在那儿，你也不会闻出它的臊臭。地板上已经被职员们带进许多泥巴和雪。靠窗摆着首席帮办用的，盖子可以上下推动的书桌；背靠这书桌的是第二帮办的小桌子。他那时正在跑法院。时间大概在早上八点与九点之间。室内的装饰只有那些黄色的大招贴，无非是不动产扣押的公告，拍卖的公告，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有财产拍卖的公告，预备公断或正式公断的公告；这都算是替一般事务所增光的！首席帮办的位置后面，靠壁放着一口其大无比的文件柜，把墙壁从上到下都占满了，每一格里塞满了卷宗，挂着无数的签条与红线，使诉讼案卷在一切案卷中另有一副面目。底下几格装着旧得发黄的蓝镶边的纸夹，标着大主顾的姓名，他们那些油水充足的案子正在烹调的过程中。乌七八糟的玻璃窗只透进一点儿亮光。并且，二月里巴黎很少事务所在上午十点以前能不点灯写字，因为这种地方的邋遢是我们想象得到的：大家在这儿进出，谁也不在这儿逗留，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么平凡的景象对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在主人眼里，事务所是一个实验室，在当事人是一个过路的地方，在职员是一个教室：他们都不在乎它的漂亮不漂亮。满是油垢的家具，从一个又一个的代理人手里郑重其事地传下来，某些事务所甚至还有古老的字纸篓，切羊皮纸条的模子，和从夏德莱衙门出来的公文夹；这衙门在前朝的司法机构中等于今日的初级法院。所以这个尘埃遍地、光线不足的事务所，跟别的事务所一样，在当事人看来颇有些不可向迩的成分，使它成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之一。固然，魔窟还限于此：潮湿的祭衣室是把人们的祷告当作油盐酱醋一般称斤掂两，计算价钱的；卖旧货的人堆破衣服的铺子，是令人看到灯红酒绿、歌衫舞袖的下场，使人生的迷梦为之惊醒的。要没有这两种富有诗意的丑地方，法律事务所便是最可怖的社会工场了。但赌场，法院，娼寮，奖券发行所，全是污秽凌乱、不堪入目的。为什么？也许因为在这等场所，内心的活剧使一个人不在乎演剧的道具；大思想家与野心家的生活所以特别朴

素，也不外乎这个原因。

“我的刀子在哪儿？”

“我吃早饭呢！”

“该死！状子上怎么能放肉包子！”

“诸位，别闹啊！”

大家这样同时叫嚷的当口，年老的当事人进了事务所，正在关门。可怜虫战战兢兢，动作很不自然。他想对众人笑脸相迎，但在六个漠不关心的职员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善意的表示，他面部的肌肉也就跟着松了下来。大概他看人颇有经验，所以很客气地找跳沟的说话，希望这个当出气筒的角色不至于粗声大气地对待他。

“先生，贵东家能不能接见我呢？”

狡猾的跳沟的再三用左手轻轻拍着耳朵，仿佛说：“我是聋子。”

“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啊？”高特夏一边问一边吞下一口面包，那分量足够做一颗两公斤重的炮弹；他手里晃着刀子，交叉着腿，把跷在空中的一只脚举得跟眼睛一般高。

那倒霉蛋回答：“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五次了，希望见一见但尔维先生。”

“可是为了什么案子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但我只能告诉但尔维先生……”

“东家还睡着呢，倘若你有什么难题和他商量，他要到半夜里才正式办公。你不妨把案情告诉我们，我们同样能替你解决……”

陌生人听了声色不动，只怯生生地向四下里瞅着，像一条狗溜进了别人家的厨房，唯恐挨打似的。由于职业关系，事务所的职员从来不怕窃贼，所以对这个穿卡列克的家伙并不怀疑，让他在屋子里东张西望。他显然是很累了，但办公室里找不到一张凳子好让他休息一下。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照例不多放椅子。普通的主顾站得不耐烦了，只得叽哩咕噜地走掉，可是决没办法占据代理人的时间。

他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我已经向你声明过了，我的事只能跟但尔维先生谈，

我可以等他起床。”

蒲加把账结好了，闻到他的巧克力香，便从草垫子的椅上站起来走向壁炉架，把老人打量了一番，瞧着那件卡列克，扮了个无法形容的鬼脸。大概他认为随你怎么挤，这当事人也挤不出一个铜子来的，便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，存心要打发一个坏主顾。

“先生，他们说的是实话。敝东家只在夜里办公。倘若你案情严重，我劝你早上一点钟再来吧。”

当事人像发呆似的瞧着首席帮办，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。一般健讼的家伙因为迟疑不决或是胡思乱想，脸上往往变化多端，有些意想不到的表情；事务所的职员见得多了，便不再理会那老人，只管吃他们的早点，和牲口吃草一样地大声咀嚼。

临了，老人说道：“好吧，先生，我今天晚上再来。”他跟遭遇不幸的人同样有那种固执脾气，有心到那个时候来揭穿人家缺德的玩意儿。

一般可怜虫儿是不能用言语来讽刺社会的，只能以行动来暴露法院与慈善机关的偏枉不公，使他们显露原形。一朝看出了人间的虚伪，他们就更急切地把自己交给上帝。

西蒙宁没等老头儿关上门，就说：“喝！这不是吹牛吗？”接着又道：“他的神气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。”

“大概是一个向公家讨欠薪的上校吧。”首席帮办说。

“不，他从前一定是看门的。”高特夏说。

蒲加嚷道：“谁敢说他不是个贵族呢？”

“我打赌他是门房出身，”高特夏回答，“只有门房才会穿那种下摆七零八落、全是油迹的破卡列克。他的靴子后跟都开了裂，灌着水，领带下面根本没有衬衣，难道你们没留意吗？他这种人是睡在桥洞底下的。”

台洛希道：“他可能又是贵族，又是当过看门的；那也有的是。”

蒲加在众人哄笑声中说道：“我断定他一七八九年上是个卖啤酒的，共和政府时代当过上校。”

高特夏回答：“我可以赌东道，他要是当过兵，大家想瞧什么玩意儿就归我请客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蒲加说。

“喂，先生！先生！”西蒙宁打开窗子叫起来。

“你干什么，西蒙宁？”蒲加问。

“我把他叫回来问问他到底是上校还是门房；他一定知道的。”

所有的职员都哈哈大笑。老头儿已经回头上楼来了。

“咱们跟他说什么好呢？”高特夏嚷道。

“让我来对付吧。”蒲加回答。

可怜的人回进房子，怯生生地低着眼睛，也许是怕过分贪馋地看着食物会露出自己的饥饿。

蒲加和他说：“先生，能不能留个姓名，让敝东家知道……”

“敝姓夏倍。”

至此为止还没开过口的于莱，急于要在众人的刻薄话中加上一句：

“可是在埃洛阵亡的夏倍上校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老头儿回答的神气非常朴实，说完就走了。

办公室内却是一片声嚷起来：

“哎哟！”

“妙啊！”

“嘿嘿！”

“噢！”

“啊！”

“这老滑头！”

“真有意思！”

于莱在第四帮办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，力气之大可以打死一条犀牛：
“特洛希先生，你看白戏看定了。”

大家又是叫又是笑，夹着一大堆惊叹词和许多没有意义的声音。

“咱们上哪个戏院呢?”

“歌剧院!”首席帮办说。

“且慢且慢,”高特夏抢着回答,“我没说请大家看戏。只要我高兴,我可以带你们上萨基太太那儿^①。”

“萨基太太那一套不算数。”

“怎么不算数?”高特夏回答,“咱们先把事实给确定一下。诸位,请问我赌的是什么东道?请大家看点玩意儿。什么叫作看玩意儿?无非是看些可看的東西……”

西蒙宁插嘴道:“这么说来,带我们去看看塞纳河的流水也算请客吗?”

高特夏继续说:“……同时是花了钱看的。”

特洛希道:“花了钱看的不一定都是好看的玩意儿;你这个定义不准确。”

“听我说呀。”

“朋友,”蒲加道,“你明明是不讲理嘛。”

“那么居尔丢斯^②算不算玩意儿?”高特夏问。

“不算,”首席帮办回答道,“居尔丢斯只是人像陈列所。”

高特夏说:“我可以赌一百法郎的东道,居尔丢斯的的确确是一种玩意儿。他那里的门票就有几等价钱,看你参观的时候占的什么位置。”

“胡说八道!”西蒙宁插了一句。

高特夏骂道:“仔细我打你嘴巴,小鬼!”

所有的职员都耸了耸肩膀。

高特夏尽管申说理由,却被众人的笑声盖住了,便转换话题:“而且,谁敢说这老滑头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呢?夏倍上校明明死了,他的女人早已再嫁给参议官法洛伯爵。法洛太太现在还是本事务所的主顾呢。”

① 萨基太太为当时的舞蹈大家,开着一家专演杂技的剧院。

② 居尔丢斯为18世纪末期巴黎蜡人馆的创办人,当时社会上多以居尔丢斯之姓氏称呼蜡人馆。